文鼎中原
河南省作家协会
重点作品扶持项目

第五幅肖像

曲从俊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曲从俊，1978年生，毕业于河南大学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首届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签约作家，鲁迅文学院国土班学员。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作品散见于《长江文艺》《莽原》《芙蓉》《广州文艺》《啄木鸟》《朔方》《鸭绿江》等期刊。小说《春天里》荣获“昭通杯”首届全国国土资源题材短篇小说优秀奖、网络人气奖。小说《隐私》荣获第二届“执手杯”全国网络联合征文大赛优秀奖。2012年荣获中华宝石文学奖新人奖。

第五幅肖像

曲从俊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·郑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五幅肖像/曲从俊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20.8

(文鼎中原)

ISBN 978-7-5559-1031-2

Ⅰ.①第… Ⅱ.①曲… Ⅲ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0)第 114471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
邮政编码 450018
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字 数 192 000
版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-65957864

目　　录

我像雪花天上来 1
悬案 48
第五幅肖像 91
羽毛 158
裂合 204
我为谁等待 262

我像雪花天上来

1

雪，洋洋洒洒落下来。车内暖气很足，温度很高，雪花刚落到挡风玻璃上就化成了水，像眼泪似的，簌簌往下流。这时，雨刷划了一个弧线，“眼泪”被擦掉了，比手擦得还干净。白雪摸一下脸，有点儿烫，就关掉了空调，顺手将车窗摁出一条缝隙。但是，冷风夹杂着雪花，尖厉地叫着，从缝隙里挤了进来。热去，寒又袭，索性重新升起车窗。

雪花弥漫，寒风轻拂。和着暮色风雪，红色的本田思域，像一团奔跑的火，在雪幕里穿梭、叫嚣，最终，钻进了德国印象小区。这是个高档小区。轿车通过大门时，保安肃然挺身，冲她敬了个礼。她没有看到，因为车窗玻璃上的哈气挡住了她的视线。

人常说，下雪不冷化雪冷。这只是相对而言，天不冷，怎么会下雪呢？头顶，天空黑茫茫的，阴森可怖。她抱紧自

己，走出车库。头顶，雪花翩跹起舞，优雅，无声，又因有灯光的照耀，显得更加妩媚了。她无法分辨出雪从哪儿来，好像是被人从楼顶抛下，飘洒着，飞舞着，落到地上化了，消失了。

在电梯口，她遇到了小陈。小陈是送水工，不善言辞，感觉他光会笑，憨憨的。他很腼腆，一笑，脸就倏然红了，犹如绽放的花朵，向四周蔓延开来。她也笑了，虽然短暂，虽然机械，但也算回应了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进一出，擦肩而过，一切淡然如常，没有丁点儿涟漪。小陈不会知道，所有人都不会知道，其实她心乱如麻。这是她的秘密，也是她的痛。

进门来，她顺手将包甩到沙发上，再看那包，委屈地动弹一下，倒了。包是 LV（LOUIS VUITTON，路易威登）的，墨黑，锃亮，是丈夫送她的礼物，去香港旅游时买的。还有她的钻戒、项链、手链什么的，也是丈夫买的。她忘不了。

逛了一整天，身体累得散架了似的。她想睡觉。于是，换上拖鞋、睡衣，洗完澡，便将自己扔到了床上。床是实木做的，硕大柔软，有丈夫的味道，也有她的味道；有他们的激情，也有他们的沉默。刚才丈夫打电话说晚上不回来了，要陪客户。她冷冷一笑，心想，就不能换个别的理由？

天黑了，雪花像鹅毛，仍在飞舞。城市的灯光，在风与雪的切割下，变得更加妩媚、绚烂。丈夫在做什么？与别的女人混在一起？很有可能。谁说得准呢？她又安慰自己，男

人都这样，不能太在乎。可是，结婚这么多年，经历了那么多坎坷，想不在乎，就能真的不在乎吗？

2

她能与丈夫走到一起，太不容易了。结婚那天晚上，她对丈夫说：“从今儿起，你要对我好，不能对不起我，不然，小心我杀了你。”声音娇柔、甜蜜，一点儿也不像吓唬人。丈夫紧紧搂着她，没有说话，脸贴着她的长发，不一会儿，便传来了鼾声。

当初，如果不是她态度强硬、决然，他们很难成夫妻的。原因是父母坚决不同意。她深爱萧磊，为了他，她顶撞了父母亲。父亲脾气暴躁，看她这么执拗，很是生气，气得浑身直哆嗦，所以，忍不住打了她。她没有哭，也没有改变决定。人常说，闺女是娘的心头肉。母亲自然心疼她，就苦口婆心地劝她：“你爹他也是为你好呀，人家的闺女，哪个不是做梦都想嫁到城里，现在有这机会，你倒好，唉……听妈的话吧！啊？”她知道，父母嫌萧磊家穷，想让她嫁给县城那个老师。嫁到县城的表姐，为这事来过五六趟了。表姐说：“雪妹子，那个萧磊我见了，一表人才是不错，可这也不能当饭吃呀。再说，论长相，田老师不比他差，人家还是‘铁饭碗’哩。”话是不错，理儿也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没办法，她只爱萧磊。萧磊阳刚、帅气，跟他在一起，很开心，

关键是他有志向、有抱负。萧磊曾许诺说，如果能娶到她，他一定让她过上最最幸福的生活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是在麦秸垛旁边，她躺在他怀里。那个夜静谧、岑寂。夜空中，月圆如镜，月光皎洁，也似乎因为有了他们，有了那份爱，一切都变得温柔、甜美、神秘。她陶醉了，他也陶醉了，他们陶醉在一起，像一对连体人。可是，这份陶醉总会醒的，就像这个浪漫的夜，总要过去。萧磊描绘的明天，是美好的、幸福的。他梦想着离开农村去城里生活，在城里成就一番事业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他还发誓，无论何时、何地，他都会一辈子对她好！有了这话，所有的阻碍还算什么呢？她感觉自己幸福得快要晕厥了。后来，亲戚朋友都说她太执拗、太傻。母亲也天天劝她，说萧磊是个好孩子，可人穷志短，还是找个“铁饭碗”比较靠得住啊！父亲本就话少，看到她不听话就会打她。而打骂于她，已经无济于事了，即使遍体鳞伤，也断然不会动摇她的决定。为了不让他们见面，父亲将她锁在屋里，正颜厉色地说：“我不会答应你们的，你也甭想再见那小子了，如果想见，除非我死！”父亲的话太狠，也让她很痛，像针刺一般。没承想，一气之下，她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幸亏父亲及时破门而入，才将她从绳套中救下……昏迷了多久，已经记不清了，她只记得，醒来的时候，她咳嗽着，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我死，也要跟他在一起！

“丢人啊！我咋有你这么一个不听话的闺女啊！”父亲说

着，再次扬起了巴掌。而这一次，他打在了自己的脸上。

现在想来，如果当初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嫁给那个田老师，如今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比现在幸福吗？她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但对于自己的选择，她没有后悔过。后悔也没用，谁让她就认定萧磊了呢。

婚后第三天，他们就来到了省城，打工。这是一条崎岖的道路。短短三四年，他们跑业务，找项目，搞售后，学财会，什么都干过，也被折腾得够呛。每走一步，都举步维艰，难以忍受。还好，结果很不错，他们在城里站住了脚，成立了公司。现如今，他们的金地房地产公司，像个印钞机似的，生意火爆得让人眼红。白雪也由老板娘，变成了专职太太。经常开着车逛街、购物、美容什么的。孩子在省城最好的学校上学，每月回来一次，不用她太操心。像她，有钱，也有时间，这样的生活，谁不羡慕呢。如果她说自己心烦，估计没人相信。

3

其实，她心里烦恼极了。

自从怀上儿子豆豆，萧磊就不让她负责公司的事务了。萧磊说：“公司越做越大，再不能像‘夫妻店’了，要正规起来。”于是，她被“闲置”了。豆豆的出生，将她的全部精力，都转移到了儿子身上……儿子上学后，她辞掉保姆。

她喜欢这样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吃饭、睡觉什么的，不用按点，完全随心所欲。一时间，她感觉自己的生活真美好、真幸福。可时间一久，就不行了，心烦，也腻歪了。冯楠建议她上网，说网络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。可丈夫不让，说网络上乌烟瘴气的，不要玩。而且还武断地扯掉了网线。因为这件事，她开始意识到，丈夫变了。要说，上网又能怎样，难道怕被别人骗跑不成？她有怨气，却不说，只是疯狂地逛街、购物、美容。这是她的发泄方式。好多次，她想跟丈夫好好谈谈，像以前那样，枕着他的胳膊，脸贴在他的胸脯上，尽情地倾诉、呢喃。可是不行，萧磊白天忙，晚上也忙，几天见不着他一面，找谁发泄呢？

她瘫软在沙发里，守着空荡荡的房子、寂寥的客厅，发呆。这个家，只有她的独身孤影，太安静了，安静得让人害怕。她想说话，却无处可说，打电话给丈夫，没人接。倒是冯楠，打电话约了她，说明天去鸿基商贸城买衣服。又是逛街。有些犹豫，但她还是答应了。之所以犹豫，还是因为丈夫。萧磊曾三番五次提醒她，少与这个离了婚的女人来往，她精神不正常！

她没有觉得冯楠有什么不正常，如果说不正常，恐怕是因为她离婚了。

冯楠与她同岁，三十六，女人到了这个年龄，很尴尬，就像即将凋零的玫瑰，虽说花瓣犹在，却已然枯萎败落，剩下的只有光秃秃的、让人讨厌的枝干。但冯楠从来不在乎这

些，这就是她的性格，凡事既能拿得起，也能放得下，绝不委曲求全。比如，当初她丈夫有了外遇，跟她摊牌说：离婚吧。放到其他女人身上，一定会不知所措，大吵大闹，纠缠不休。但冯楠不这样，她表现得很冷静、很沉稳，既没有张牙舞爪，也没有凄凄哀哀，而是从容地跟丈夫办了离婚手续，也没贪图丈夫的财产。

冯楠的前夫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总，或许是心存愧疚，也可能是因为儿子，离婚时，给他们母子留下一套房产、一张存有三百万块钱的银行卡，并承诺在儿子十八岁之前，每年支付他们两万四千块钱的生活费。冯楠没有接受，也没有反对。因为，她喝醉了，酩酊大醉，连眼泪都散发着浓浓的酒精味。白雪将她从“纯情酒吧”搀扶到车上时，她还像精神病患者似的，时说时笑时哭时闹的。后来，她说累了，就睡着了。白雪想背她上楼却背不动，没办法，她们就在轿车里待了一夜。

4

雪停了，天气异常寒冷。白雪伸了个懒腰，拉开窗帘，发现窗户玻璃上挂满了水珠。水珠淌下来，留下了一道道划痕。透过划痕，她看到窗外银装素裹的，像童话世界，很美。她喜欢。本来打算吃过饭下楼转转的，但丈夫回来了。丈夫换鞋的时候，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径直走向卧室。“你

吃了吗?”她问。丈夫顿了顿身子，说：“不吃了，困，睡会儿。”然后，就进了卧室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看她。

她一口喝光了杯中的牛奶。牛奶的残液正顺着杯壁慢慢地向下流。她盯着它，边看边想，不大工夫，她的心就想得更乱了。丈夫的眼神是飘浮的、躲躲闪闪的，显然，他在回避她、疏远她。于是，她来到卧室。卧室里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她看不清丈夫的脸，便抬手捣亮了灯。萧磊猛地仰起身子，将手放在额头上，遮住光，呵斥她道：“关掉关掉，刺眼，刚想睡着。”她没有关，盯着丈夫，不说话地看，看了很久。萧磊欠起身子，背靠床头，问她：“有事吗?”她摇摇头。萧磊烦躁地说：“没事关灯，我要睡觉了。”她看了看地上的衣服，特别是丈夫那件灰色的羊毛衫，问：“这几天，公司很忙?”萧磊没有看她，随口说：“是，陪客户考察设备，忙死了。”她轻轻点点头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悄然走到那堆衣服旁边，说：“衣服该洗了吧，我给你洗洗。”这下，萧磊紧张了，倏然弹起身，赶紧伸手示意她别动，并急切地说：“你别管，我洗，我拿去干洗。”她瞄了他一眼，掂起那件羊毛衫，说：“行，我给你挂起来。”一切都很自然，她果真闻到了一股香味。那香味是她熟悉的兰蔻香水的气味，很香，很浓，像一把温柔的匕首，猛然间刺进了她的心脏，疼。

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，只是明显感到一股强烈的战栗滚过皮肤，让她觉得这个暖洋洋的屋子，骤然间冷得吓人。自然，丈夫不会察觉到这些，他在一个劲地打着哈欠，

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困得不行，带上门，我睡会儿。”

她关上门，来到客厅，一屁股瘫软到沙发里，呆愣了很久，很久。

5

皑皑白雪像一床棉被铺在地上，看上去柔软、平展。雪地里，两只麻雀在觅食，爪子扒来扒去的，很专注，尖尖的小嘴儿，时不时啄着。突然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楼顶的雪四处飞扬。它们以为又下雪了，便机灵地张开翅膀，惊叫两声，飞走了。这时，小区的保洁工人扛着扫帚铁锹走了过来，每走一步，脚跟儿都带起几朵“棉絮”，还吱吱直响。

她喜欢雪，感觉自己就像从天上落下的雪花，温柔，宁静，也幸福。这些温柔、宁静和幸福，是丈夫给予的，也是被丈夫破坏的。

电话响了，冯楠打来的，她们约好的，去逛街。她心里烦乱，通体难受、无力，觉得连眨一下眼都那么费劲。她哪儿都不想去。冯楠一听就生气了，说：“到你们小区门口了，你看着办吧。”她了解冯楠的性格。本来，昨天晚上约好的，今天去女人街逛，还计划买那件貂领皮衣的。现在突然变卦，冯楠肯定不高兴。她急忙解释：“我今天心情不好。”

冯楠问她出什么事了？她支支吾吾地说没有。冯楠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正当她莫名其妙时，一辆白色的马自达轿车缓

缓停在她跟前儿。是冯楠。冯楠伸出头，冲她摆手，示意她上车。她在楼梯口站了很久，站得脚都酸了，走起路来踉踉跄跄，差点滑倒。而不远处，保洁工人用铁锹刮雪时，发出的那种令人牙酸的尖啸声仍在响着。这让她烦乱的神经再也忍受不了了，吼道："你们就不能轻点！"声音突兀，爆发力强。保洁工人停了下来，痴呆地望着她们，没有说话。当他们继续清扫积雪时，动作就变得很轻柔了。

"跟他们较啥劲，走吧。"冯楠说。

"我……"她真的不想去逛街。

冯楠说："有啥事儿上车再说。"上车后，冯楠关掉了音乐，两手操作着方向盘，目视前方。抽出空隙，问她："咋了，出啥事了？"

"没啥事，有点不舒服。"她轻叹道。

快到小区门口时，车减速停下，摁了两下喇叭，保安升起电动挡杆，车迅速驶出了德国印象小区。

拐到金水路上，冯楠说："你们不会闹别扭了吧？"

"没……没有。"她含糊其词地说。

"别装了。"冯楠瞥了她一眼，说，"还说没有，照照你的脸。"

后视镜里那张脸，萎黄，黯淡无光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忧伤，眼睛也铅灰无神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她不敢再看，她怕吓到自己，也怕吓着冯楠。赶紧拿出了化妆包，又想，已经这样了，再弥补也是欲盖弥彰，索性放下化妆包，

苦笑道："没睡好。"

冯楠笑了，"肯定是没睡好，看看你，整个一'熊猫眼'。"

"去你的。"她轻拍了一下冯楠，嗔怒道。

"说说，为啥没睡好？"冯楠问。

"没啥没啥，我喝茶闹的，失眠了。"她说。

"喝茶闹的？不会吧？"冯楠神秘地笑了笑说。

"没有骗你，真是喝茶闹的。"她极力地掩饰道。

前面是十字路口，红灯，冯楠停下车，审视她一眼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，"你家老萧呢？"

"在家，还没起床。"她说。

"哦，我说呢。"冯楠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盯着她笑。

"别傻笑了，都绿灯了，还不快走。"她催促道。

冯楠开着车，仍在笑，笑得她浑身不自在。她心想，难道冯楠觉出了异常？应该不会。虽然她与冯楠认识很久了，但聊及夫妻感情，她一向是只谈恩爱不说矛盾。这是她对冯楠唯一保留的。对此她也很内疚，毕竟，冯楠对她无话不谈，连女人的私密话题也毫无保留地跟她讲。

曾经，冯楠告诉白雪，离婚前，她就有别的男人。当时，白雪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难以置信，脸上也写满了疑问。而冯楠却说："别觉得我这是道德败坏，我认为不是。你想想，凭啥他们男人可以在外面找女人，我们女人就不能？这不公平。他找，我也找，他明找，我暗找，对待这种男人，就要

以牙还牙……”离婚后，冯楠就更加疯狂了，不断找男人“玩”，并且经常换。用冯楠的话说：千万别把那当成谈恋爱，就是“玩”，是生理需要，仅此而已。

冯楠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不但告诉白雪这些，竟然还描述她跟每个男人做爱的感受、她喜欢哪种姿势、哪样的男人性能力强……听得白雪面红耳赤，心都快跳出来了，身体里好像钻进了虫子，痒得难受。她打断了冯楠，不让她再讲下去，说太淫秽了。冯楠看她这样，便捧腹大笑，说白雪搞得像处女似的，还不好意思呢。

的确，男女间床上那些事，她认为属于绝对隐私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。像冯楠这样赤裸裸地表达，她做不到，也没有那个勇气。不过，她挺佩服冯楠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不顾及其他因素，什么话也都敢说，直言不讳。开始，对于冯楠这样，她极其反感。不过，渐渐地，她能接受了。至少，她不再打断冯楠了，常常是不插话也不反驳，只是聆听，偶尔淡淡一笑。

“想啥呢白雪?”冯楠看她一眼，又迅速扭过头去，专注开车。

“没……没啥。”她含糊其词地说。

“真没想啥?”

“真没想啥。”

车缓缓停了下来，不远处是一家售楼中心，冯楠诡秘一笑，凑过来，小声问她，“哎，是不是昨天晚上，你家萧总